



刀锋文丛

张 柠 主编

吕 约◎著

戴面膜的女幽灵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刀锋文丛

张柠 主编

戴面膜的女幽灵

吕 约◎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面膜的女幽灵 / 吕约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2.7

(刀锋文丛)

ISBN 978-7-5624-6619-2

I. ①戴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文化—研究 IV. ①GO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0418号

戴面膜的女幽灵

DaiMianMo De NüYouLing

吕约 著

责任编辑: 李金正 版式设计: 上海六点文化

责任校对: 谢芳 责任印制: 赵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83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6.625 字数: 189 千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619-2 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总 序

文化批评的中国化实践

批评丛书“刀锋文丛”，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（包括文学、大众文化、影视、音像、传播媒介等）进行批评的丛书，作者为各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，学有所专，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，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，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。他们对其批评对象，不做一般意义上的“解剖学分析”，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潜入当代文化，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。

对于文化批评而言，其批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疑问。文献意义上的传统符号体系与文化商品意义上的新符号体系，早已在全新的传播媒介中胜利会师，并拉帮结伙地向人示威。它们在街道上招摇过市，在电视节目中口水四溅，在策展会上沐猴而冠，在各种叙事建构中钻头觅缝。通过对其他文化DNA的吸纳和重组，它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变异能力，是一种可怕的文化“异形”。它们以新的宿主为掩体，摧毁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和阐释学。要将它们从新媒介这个宿主之中剥离出来，使之原形毕露，是文化批评的重要任务。

因此，作为“微观意识形态”的一根敏感的神经，文化批评不再是书斋里的解剖学，批评者也不再是历史的建筑师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家，更不是神话和象征的合谋者。他们应该是文化相面师，是经验分析的数学家，是新的

寓言写作者，是砌筑文化符号沼气池的工匠。语言创造是他们的工具。想象力是他们的显微镜。新的分类学就是他们的方法论。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写作性的批评实践，也是一种文化批评“中国化”实践的开创性工作。

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和思潮，文化批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。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“冷战思维”在文化中的反映。宏大意识形态的微观化，促进了批评方法的更新。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方法与符号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传播学、人类学等学科的结盟，构成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谱系。与此同时，文化批评也不是传统的“文学社会学”研究。后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文学问题。而文化批评，如果它要讨论文学（或者其他文化现象）的话，就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话题，成为公共领域话语批判的对象。

有学者将文化批评的特点总结为：一、注重当代文化而不是历史经典；二、注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；三、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群体（比如女性文化、少数民族文化、青少年文化、打工族文化等）而不是主流文化；四、注重文化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，而不是封闭的、象牙塔式的、静态的分析研究；五、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、综合思维的研究方法。^[1]我认为这个总结比较全面。它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：当代的、大众的、边缘的、动态的、综合的。换一个说法，作为传统文学的“文学性”，已经像碎片一样消散在另一个新主流文化（市场和消费）之中，文化批评就是要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发现“文学性”，在“现代性”中寻找那些“可以挽回的部分”，在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“文学性”的碎片。

我们知道，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所谓的“文化热”，但与这里所说的“文化批评”关系并不大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们翻译了大量的“文化批评”理论著作。但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，还正在探索的途中。其主要原因在于，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理论，所有文化批评的方法，都是“拿

[1] 罗钢，刘象愚.文化研究读本·前言 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.

来”的外国货。一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批评，需要甄别；文化批评中对中国经验的把握，需要探索和实验。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批评实践来解决。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，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。传统符号作为历史经典的出场，往往成为常态。我们的文化批评，还面临着对历史符号进行解码的艰巨任务。无论理论还是方法，都应该从写作实践中来。我们不要被那些貌似严密的仿西化理论吓住。我们应该对批评写作的中国化实践表示敬意，哪怕它的创造是点滴的！

我大致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化批评的探索性写作，2003年完成第一本显得幼稚的文集《文化的病症》。在2004年开始筹备文化批评丛书“刀锋文丛”的出版事宜。第一辑于2005年出版，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。第二辑于2006年出版，收入了陈晓明等人的文集。由于出版社改制，丛书原责任编辑调离，“刀锋文丛”出了两辑就停下来了，我感到非常遗憾。这一次有缘与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使“刀锋文丛”重获新生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。第三辑“刀锋文丛”不是没有遗憾，但总的来说基本符合我的设想。

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！

张 柠

2011年12月6日写于北京师范大学

目 录

总 序 / I

核武士与鸟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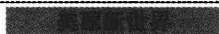
- 老鼠的情书与狼的情书 / 003
- 为“美”守灵的人 / 007
- 女猎人耶利内克 / 010
- 母猪女郎与香气扑鼻的猪圈 / 014
- 齐达内撞出的窟窿 / 018
- 电影中的自残 / 024
- 核武士，鸟类观察家与鸟叫 / 028

男性病与女幽灵

- 偏头痛的中国男人 / 033
- 洁癖的正当出路 / 036
- 胡兰成：聪明男人的解脱法门 / 039
- 在接吻中窒息的人 / 042
- 口刁的中国名士 / 045
- 帮闲大师应伯爵 / 048
- 兄弟们，没有兄弟 / 052
- 乡村成功者的演讲 / 055
- 戴面膜的女幽灵 / 058

亚当在天上，夏娃在地上 / 061

女性的笑声 / 064



人与物 / 069

残酷的书写 / 072

PPT与老猫钓鱼 / 082

时尚的权力 / 085

时尚，身体与社会 / 088

比基尼60周年祭 / 095

蝴蝶迷 / 098

人工肉体 / 100

球场女祭司 / 104

名牌的道德问题 / 107

皇权与资本逻辑的赛跑 / 110

大街上的眼睛家族 / 113

喧闹的居室 / 119

大学乌托邦及其后遗症 / 122



激进的沉默 / 129

虚无者的玩具 / 137

写古诗还是写现代诗？

——在2007鼓浪屿诗歌节上的发言 / 142

作为幽灵的女性写作 / 150

诗歌与当代社会的语言问题 / 157

无政府语言的奇迹 / 163

不真实的美妙事物 / 168

“这也许就是爱情” / 171

为亡灵指路 / 175



怪兽与圣兽之城 / 181

北京的“声音” / 187

核武士与鸟叫

- 老鼠的情书与狼的情书
- 为“美”守灵的人
- 女猎人耶利内克
- 母猪女郎与香气扑鼻的猪圈
- 齐达内撞出的窟窿
- 电影中的自残
- 核武士，鸟类观察家与鸟叫

老鼠的情书与狼的情书

1990年代出版的外国作家情书集中文译本中，有两部格外引人注目：一本是《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》（海天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此书为中国的“卡夫卡热”开拓了大众市场，使那些捧着《城堡》《审判》发傻的卡夫卡崇拜者们如获至宝；另一本，是“苏维埃首席诗人”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·布里克的通信集《爱是万物之心》（学林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
将卡夫卡与马雅可夫斯基放在一起，就像将老鼠和狼关在一个笼子里。无论是在文化背景、世界观、精神气质还是美学风格上，这两个名字所构成的，都不是近义词而是反义词。卡夫卡犹如地洞里“恐惧与颤栗”的啮齿类动物，笼罩他的是犹太民族的种族记忆，以及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记忆——“诗人”在人类生活中的种族记忆，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：“古往今来哪一个诗人不是黑人？”（《我的普希金》）马雅可夫斯基则

是另一种物种，他像一匹野狼，以未来主义者扫荡一切的反叛精神，在西伯利亚草原上奔突。

老鼠（卡夫卡）与狼（马雅可夫斯基）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物种，他们的情书集，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对应：首先，这两位先生都是终身未婚者；其次，他们爱上的人（密伦娜、莉丽·布里克）都是“有夫之妇”。

对于这种不适合大肆谈论的爱情境遇，卡夫卡这样描述：“在你与他（注：指密伦娜的丈夫）共同生活的氛围中，我真是‘大家庭’中的一只老鼠，人们一年中最多容许它公开从地毯上跑过去一次。”当密伦娜偶尔陶醉地谈到“共同的未来”时，卡夫卡却说：“可以肯定的东西很少，而这便是一个：我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，不会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身子挨着身子，不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，永远不会，连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也不可能。”在说永不可能时，他用的却是如此充满眷恋与神往的语调，仿佛密林中的一头野兽，远远望着离它最近的一幢房屋的灯光，又掉头向更幽暗处走去。幽暗，乃是它的来所和去处，是构成它的整个存在与本质的东西。

卡夫卡使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“恐惧”。在给心爱的姑娘的书信中，一般男人都竭力想表现出“男子气概”，他却一再提醒对方注意他的“恐惧”。在给密伦娜的信中，他说：“这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、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，对最大事物也是对最小事物的恐惧。”能把卡夫卡的恐惧翻译为“胆小”吗？事实上，在深入存在的深渊时，此人可谓是最胆大的人。对于他称为“我的本质”的“恐惧”，他这样描述：“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，而且也是对某些东西的渴望，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。”恐惧与渴望，这正是宗教体验的核心。在此意义上，卡夫卡将人与人之间的纯净相遇视为一种祈祷。他写给密伦娜的信，与其说是情书，不如说是一种祈祷，它具备了祈祷所需的一切要素：自我的敞开，对罪与道路的严格考察，以及将对方力量置于自我之上的谦卑。这种谦卑从根本上是反“占有”的。卡夫卡对与密伦娜（以及他生命中其他女性）之情感关系的放弃，即反占有，反“占有”给爱及存在带来的异化。对他来说，尘世的道路

就是潜逃的道路，也是在不断放弃中获得救赎的道路。

然而，在宣称“我要像一只狼，把官僚主义啃光”的马雅可夫斯基那里，爱上别人的妻子，就像与太阳称兄道弟一样，没有什么难为情的。这匹狼不仅仅要啃光官僚主义，它还要啃光“小市民的世俗主义”——官僚主义只不过是其最丑恶的表现形式而已。他用词语往王座上、大街上、人们的头脑里投放燃烧弹，词句“喷出他燃烧的口/像从失火的妓院里/蹦出个赤条条的妓女”（《穿裤子的云》）。他将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归结为：“打倒你们的爱情！打倒你们的艺术！打倒你们的制度！打倒你们的宗教！”旧的艺术、制度、宗教都可以打倒，“你们的爱情”怎么打倒呢？他首先要挑战的，是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的、制度化的两性关系：“为了再没有这样的爱情——/结婚、/性欲/和面包的老妈”（诗歌《致……的申请书》），因为人应该“憎恨一切尸体，崇拜一切生命。”

两个男人（丈夫与情人）爱同一个女人，她也同时爱他们两个。情人还厚颜无耻地搬进去与这对夫妇同住。当女人外出旅游时，她写的信是给情人与丈夫一起收看的，结尾是：“吻你们，我亲爱的。对你们至死不渝。”同样，情人的书信也经常是写给两位读者的，唯一的区别是：“吻你千遍，吻奥西卡（注：那位丈夫的昵称）八百遍。”谁能设想这样的“三角恋”？更强悍的是，它整整持续了15年（中国人对类似事件的最强烈记忆是，我们的诗人顾城躲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玩这种三人过家家，游戏很快以斧头和鲜血收场）。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、莉丽·布里克及其丈夫奥西普·布里克的故事。

最有意思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与奥西普·布里克的关系。奥西普出身商人家庭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，其资产和趣味都使他有条件出任“诗人赞助人”的角色。他们的关系开始于马雅可夫斯基在布里克的家庭沙龙上当众朗诵《穿裤子的云》，当时，“布里克夫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赞不绝口，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的诗。马雅可夫斯基则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莉丽。”奥西普不但资助出版了当时无处发表的《穿裤子的云》，还从此将倾注在生意和法律上的才智，转移到当代诗歌研究上，成了一位敏锐的形式主义理论家。

在三人通信中，莉丽是“小猫咪”，奥西普是“小猫”，他们构成了猫家族；“小狗”是马雅可夫斯基，这位自学过美术的业余画家，在信的结尾经常画一只傻乎乎的小狗代替签名。当“小猫咪”去了异地时，“小狗”在给她的信中说：“每天早晨去奥西普那儿，我总说：‘猫兄，小狐狸不在可真寂寞。’奥西普便说：‘狗兄，小猫咪不在可真无聊。’”以小动物来自称与互称，这是童话语法对“小市民式的”成人关系的改写。

这样的情书集，与其说是世界书信史上的奇观，不如说是人性的奇观。苏联官方的马雅可夫斯基专家为此深受折磨，始终对此讳莫如深。最让他们痛苦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与布里克夫妇的三人生活：一个革命口号的领呼者，怎么能如此道德糜烂呢？

在致莉丽的信中，马雅可夫斯基说：“理想的家庭是不存在的，所有的家庭都在崩溃。可能存在的只有完美的爱情。而人是无法用‘应该’‘不能’来约束爱情的，你只能以与整个世界的自由竞争来创造她。”他将制造“应该、不能”的整个世界视为爱情的敌人，“巨大的爱”不是与某个具体的情敌竞争，而是与“二二得四”的、令人心灵死亡的世界竞争。在爱情主题的诗歌《穿裤子的云》《我爱》《脊柱横笛》《人》《关于这个》中，“开会迷”、办公室公民、“久经磨炼的小眼们”的爱情观，遭到了诗人“莽撞而辛辣的戏弄”：

我

尽管被今天的一代嘲笑取乐，

被编成长长的笑话，

还带着黄色，

我却能看见无人看见的

踏过时间的山岭的来者。

——马雅可夫斯基：穿裤子的云

老鼠（卡夫卡）的情书与狼（马雅可夫斯基）的情书，如果恰好在书架上邂逅，前者肯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对你来说，是你在粉碎一切障碍；而我，则是一切障碍在粉碎我。共同的是“一切”。

为“美”守灵的人

“秋不读史，春不读集”，春天已经够乱的，不能再读那些添乱的书，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。那么春天读什么好呢？在这个无情有趣的季节，可干的事太多，只有精神紧张、身体迟钝的人（衰人的一种征兆），才试图以阅读来缓解对世界的恐惧。四肢灵活的人们（简称活人），闲的时候在忙着写博客。就像“博客银行”这个词所暗示的新方向，博客将每一天发生的，或在想象中发生的事情，零存整取，最后变成一笔巨款：回忆录。有了博客，活人们还需要在临死前赶写回忆录吗？

眼看回忆录要像书信体一样消亡了。市场上，只有揭秘型、励志型的回忆录在竞赛，前者宣告过去都是黑幕，后者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光明的未来。此时，一本既不揭秘也不励志的回忆录突然降临，在市场中刮起一阵微风，媒体的文化记者像马蜂一样扑上去，传统文人回忆录迎来了回光返照的

时分。这就是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的回忆录《世界美如斯》（中译本）。这位于临死前一年获得诺贝尔奖，但却长期在其祖国处境尴尬的诗人，写了一辈子的诗，以“小国家的抒情诗人”自居，临死前转向散文，写出了“原文达五百多页”的回忆录，于80岁那年（1981）在捷克发表。据另一位同样在祖国处境尴尬的诗人布罗茨基的分析，诗人转向散文，我们不清楚诗歌输掉了多少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散文由此狠赚了一笔。布罗茨基眼中的狠赚，不是书商们梦见的数字，是指散文从诗歌那里获得了“简洁与和谐”。

如今，“美”这个词像“诗”一样，已成为全人类的笑料。世界还美吗？有多美？长年守在烽火台上观测敌情的社会思想家们早已通知我们，在这个时代，最重要的问题是鉴别真假，而不是美丑。在这个真假难辨的紧要关头，听到“世界美如斯”这样的叹息，恍惚听到火星上发出的猫叫。世界美不美，是缥缈的史前期的事情，与眼下人类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无关。世界越不美，越能刺激肾上腺激素，激发斗志。怀着仇恨兴致勃勃地活着，可能不美，却为老人类注入了新激素。在激素管辖的世界，没有美，只有臭美，没有是与非，只有是非。氧气稀薄的土壤里，只适合播撒仇恨的种子。文明与文明在竞赛，看谁先赢得石油；坟墓与坟墓在抢占地盘，看谁先赢得风水，我们则从中赢得乐趣。谁还好意思夸世界美，一定是个败坏大家兴致的人，翻译过来就是：衰人。

80岁的塞弗尔特之所以好意思对“世界”甜言蜜语，是因为他首先自认是一个衰人——行将衰亡的人。在序言《茫茫大雪覆盖的一切》中，他提到，他躺在病房里，病房的大窗户正对着墓地和十字架。这是“衰人”的标准位置。他在生与死之间写作，与遗忘作斗争，试图将枯瘦的小手伸进遗忘的茫茫大雪中，找到“积雪下的钥匙”。他的身边环绕着窃窃私语的亡灵。在这个被他称为像屠夫的抹布一样腥臭的世纪，他活得太久了，谁都活不过他。一起通宵喝酒谈诗的朋友，笨拙的初吻后“吓得眼睛一亮”的姑娘，在煤炭市场的一夜，包括差点被纳粹处决的临刑前5分钟，都如同春天的花粉（他以此来比喻自己的诗），在冬雪中飞舞。